



参加复试的街头艺人卖力地表现自己的技艺。

“成都街头艺术表演”招募复试现场火爆 使出浑身解数为哪般？ 街头艺人就想打动你

街头艺术/ 并不等于乞讨

激情四射的摇滚，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，轻快欢乐的民谣小调，优美动听的民乐演奏……在招募现场，洋溢着愉悦的氛围，活力四射的街头艺人们用多种多样的表演风格和形式，展现出街头艺术独树一帜的魅力。

AZA乐队的表演“燃爆”了现场，这支乐队的成立快两年了，成员中还有新疆小伙子。他们很支持这次的街头艺人招募活动，“之前我们也在像宽窄巷子、金牛万达广场的地铁口等街头表演过，但是遇到了一些驱赶。此次规范化招募管理，对我们街头艺人来说，今后上街演出心里也更安稳。”

现场还来了一位从小酷爱竹笛演奏、现在从事民乐教育的老师刘胜。他用手中的笛箫，演奏出一首首让人陶醉的中外名曲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现场与西洋乐器吉他合奏，演绎出“中西结合”版本的《成都》。

不少在街上拉二胡、唱歌的人，会在跟前放一个容器来乞讨，这就造成很多人对街头艺术、对民乐的误解，将之与“街头乞讨”划等号。刘胜笑言，“一开始，我也会觉得拉下面子，怎么会去街头表演传统名曲。后来去上海拜访一位年近百

岁的音乐大师，他告诉我哪里有舞台需要，就应该去表演，所以我决定来尝试一下。”

“街头艺术并不等于乞讨，也并不等于廉价，街头卖艺也并不是低人一等的行为。希望能通过走上街头的形式让更多的人见到高雅的民乐，从而认可民乐。”刘胜说。

街头表演/ 要能打动观众

此次招募的评委阵容堪称“豪华”，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四川省流行音乐学会理事邹亚非，国家二级指挥、成都乐团（成都交响乐团、成都民族乐团）驻团常任指挥、成都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曹波，成都电台著名DJ、HIPHOP音乐歌手冯乔，指南针乐队吉他手周笛以及成都市文化馆舞台艺术部主任、成都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廖殊共同组成。

冯乔告诉记者，报名参与的街头艺人非常多，形式和类别也非常多，规模出乎他的意料，但也有些遗憾。“我将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位置上来看的话，能够吸引我的表演形式还是有点少了。街头表演艺术有一个重要的特质，就是要跟观众打成一片。现场来看，大家更多的是在考虑自己的表演，没有加入

一些互动，考虑观众需要什么。”

结合最能打动自己的一个跨民族组合AZA乐队，冯乔进一步表示，“街头艺术当中，形式和气氛比表演更重要，也就是说你的表演能不能打动观众，让观众停下脚步来驻足。因为看的人不是艺术家，可能并不能听出你拉琴的技巧好不好，但一定会关注你拉得好不好听。”

在冯乔看来，街头艺人规范化管理特别有必要。“在没有规范化之前，街头表演的品质、艺术类型等都不能保证。而且，街头艺术很多时候被放低到‘卖艺’的层面。规范化之后，街头艺人在特定的时间，特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，能够保证表演的品质。”

据悉，本月26日将公布通过复试的街头艺人名单。通过复试的艺人，还将参加在成都市文化馆举办的岗前专题培训，并由成都市文化馆和成都市文化志愿者协会联合颁发相关证照，于4月29日起，走上街头展演精彩才艺。针对很多市民关注的后续批次报名问题，相关负责人透露，鉴于“街头艺术表演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，对“街头艺人”也将实行长期动态管理，因此报名平台也即将重新开放，以艺入库的形式邀请大家积极加入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

中国女排出征国家联赛 郎平回归帅位 朱婷担任队长

华西都市报(记者 陈甘露)4月24日，国际排联公布了2018年女排国家联赛中国女排的参赛大名单。让中国球迷兴奋的是，这份大名单中共有26名队员入选，郎平将以主教练的身份参赛。

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后，郎平的去留一直是球迷关注的话题，因为年龄、身体等原因，郎平的留任一直悬而未决，最终中国排协与郎平多次沟通，确立了郎平任主教练、安家杰担任执行教练的方案。不过，今年是世锦赛年，拥有世界杯、奥运会冠军头衔的中国女排，在这个周期“独缺”世锦赛冠军，最终郎平也再度担任主教练，而袁灵犀为领队，安家杰出任助理教练，包壮为第二助理教练。

本次26人名单与之前的30人名单相比，增加了天津女排自由人孟子璇，而天津二传陈馨彤、辽宁自由人宫美子、上海自由人王唯漪则遗憾无缘国家联赛大名单。大家非常关注的“超级新星”李盈莹，则“接棒”退役的前女排队长惠若琪，将身披12号战袍，这足以说明郎平对这位天才选手的重视。在刚刚结束的排超联赛中，李盈莹用数据和表现击败了包括张常宁、金软景在内的明星，摘得MVP。其余9名奥运冠军的号码不变，正在土耳其超级联赛打决赛的朱婷担任女排队长，大学生球员出身的任凯懿也在这份名单中。

作为世锦赛的热身赛，中国女排将在下个月出征女排国家联赛，磨合阵容。这一比赛的前身是世界女排大奖赛，今年中国将承办四站分站赛，分别是宁波、澳门、香港和江门，总决赛将在南京举办。5月15日，中国女排将在宁波迎来国家联赛的首秀。

《王牌3》传递出“合家欢”情感 将棚内综艺 做出国际范儿

华西都市报(记者 扬帆)不久前，《王牌对王牌》第二季顺利收官，最后一期节目，不仅完成了与浙江卫视的另一档“王牌IP”《奔跑吧》的正能量接力，同时也用实力和行动阐述节目价值，完成了从小家到大家再到无界的情怀传递，打破了文化软输出的界限，将棚内综艺做出国际范儿。

《王牌对王牌》播出三季以来，延续了合家欢模式，通过趣味游戏、才艺展示、竞技对抗等丰富的形式，为节目积累了多元化的受众。经典的主题设置，跨时代爱豆齐聚，惊喜连连，传递出“合家欢”的情感内核，投射出这个舞台的用心和用意，打通了全年龄层的审美需求，而且在情感共鸣方面的深耕，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，并收获了全世界粉丝的喜爱。

此外，节目以王牌精神收官，不仅让国内的观众收获感动，也为其他国家的观众送去“精神王牌”。作为舞台上的年轻力量，王源用努力和奋进，收获成长；沈腾发挥喜剧人精神，贡献无数欢声笑语；贾玲用付出和真心，坚守着自己的使命；欧阳娜娜无数次突破自己，在舞台上收获了一份骄傲的成人礼；主持人沈涛默默陪伴，展现敬业精神……这几位mc代表的“惠”系精神，远播海外，最终融汇成《王牌对王牌》的荣耀，唱响国际舞台。

关于写作的切身感悟

“成为名人会感到自己被异化，感受就会不准确”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：作家分很多种类型。有的作家，生活与创作分得很开，但有的作家需要生活很戏剧化，需要刺激才可以保持创作的状态。你如何在现实生活安稳的状态下，保持艺术的敏感度？

严歌苓：首先，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，不会在一个国家住很久。所以，我的生活状态一直处于一种“不入流”的特点。也就是，我永远不属于一个社会主流，而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。当一个人处于一个社会或国度里是一个少数人的状态，肯定就容易敏感。比如说，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，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，非洲人的地理人文文化情感表达方式有什么特点啊……如此种种就可以永远处在不断的惊奇状态。我的确需要这种漂泊或者自我放逐的一种生活，来保持我的敏感。

其次，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默默无闻的一员，让自己保有平常心。我不会觉得，自己是一个挺有成就的作家。比如说，当我和我的外交官丈夫一起生活，我会跟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一起去发现哪里有菜可以买回来研究，参加她们组织的一些小型读书会。作为普通人的生活，普通妻子，普通母亲的一种感情和状态，我都有。但同时，我对于她们，是外来人。我永远都是吉普赛人的生活，我参与生活，但我又是我自己，我以我的文字，以我的写作为国度。所以我感觉就是，无论我生活在哪里，都无所谓。我的国土就在我心里。我永远都是一

种非常自信又很平静平常的一种状态。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，逐渐成了一个名人，很多人来找我，我就会感到自己被异化。而我深深知道，一个人被异化以后，感受是不准确的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：青春总是令人记忆深刻的。您12岁来到四川当兵，度过难忘的青春岁月。这段经历，对您意味着什么？

严歌苓：人往往最能记住那种让你吃过苦头的地方。我和我的战友为什么之所以会有一生的情感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吃过苦。回想我在四川当兵时，跟战友一起进藏演出，高原雪地，冻得脚指头都快掉了，冻得很多女孩子哭。一起经历过这种难忘的体验，所以我们这种战友情一直很深，一直到今天还在维持。其实也不用特别维持，我们战友之间，哪怕很多年不打电话，一打电话就立马说对方的昵称，心灵马上零距离。这是生命的朋友。

事实上，在我看来，这种生命的朋友，有时候超过了血缘亲情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哥哥，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哥哥一起，经历过雪山路上抛锚，然后撒根树枝做筷子，捡来一点树枝，点燃取暖，把雪融化以后喝那个热水。但我的战友就跟我一起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所以，有时候我的哥哥未必像我的战友，她们更加理解我、包容我。因为我跟她们在一起朝夕相处八年，同甘共苦。这种感情肯定是比任何一种感情都更深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专访严歌苓： 我们这一代的青春 还远远没有被写透



4月25日，严歌苓在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。

关于严歌苓，话题总是绕不开影视与小说。对中国当代文学深有研究的谢有顺说，严歌苓“可能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当中，和影视界结缘最深的一位”。但谢有顺同时也强调，“今天大家来到这里，要重新来认识一位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。其实电影电视拍得再好，我觉得，都比不上她的小说的几分之一，甚至十分之一。”

4月21日，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“2017年度小说家”称号授予严歌苓。在授奖辞中，重点提到严歌苓在《芳华》小说中的艺术表现。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面对面专访到严歌苓，探寻她在《芳华》写作背后的想法。严歌苓亲切大气，跳芭蕾舞训练出来的范儿，经岁月的沉淀仍释放在她的一举一动中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12岁的严歌苓考入西南某军区歌舞团，成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。和《芳华》中的姑娘们一样，她用舞蹈在集体中绽放自己的青春。但青春总要散场，个体总要面对各自的命运。严歌苓的命运是：阅读与写作。

严歌苓是一位高产的作家，《少女小渔》《金陵十三钗》《陆犯焉识》《床畔》《归来》《芳华》……很多读者都注意到，严歌苓不光写得多，而且能写的题材彼此间差别很大，莫言曾经评价，严歌苓是“真懂小说技术”。

关于《芳华》的热点话题

“在《芳华》中，完成对自己青春透彻的反思和批判”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：《芳华》电影版拍得过于强调美，而对人性的反思力度不够。作为《芳华》小说的作者，您怎么看这种观点？

严歌苓：电影拍得特别优美，而对战争的影像呈现，比文字更显得真实、残酷。电影的优势就在于，文字需要描摹很多的地方，可能都不及电影用一个特写、一个眼神的镜头，给你的震撼更大。所以我也是一个影迷。但是，小说也有电影所不能更触及的，比如说人物的精神世界。小说永远和电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地。电影版《芳华》更加侧重小说中青春如歌如诗的这一点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文学不是一个大众娱乐，而电影有它为大众提供娱乐的性质。我们不应该要求电影承担文学所承担的使命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：比起其他作品，《芳华》这部小说好像格外引发你自己的真实情感。

严歌苓：小说中的刘峰和何小曼，的确是让我青春年少时在部队文工团接触的两个战友为原型，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我一直想写他们，事实上也写过他们。他们分别被我写进不同的作品里。但是，对他们所遭遇的排斥，总感觉认识没有深刻，忏悔也没有那么彻底。所以我总感觉一直没有写透他们。

直到四年前，冯小刚找到我，说要一起讲文工团的故事。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两个人物写在一起。而且，我自己也到这个年龄了，对自己当时的行为，对我所处的集体当年的行为，认识足够深刻了。我也不害怕触痛自己。我就在想，当青春期的那一群人集结在一起，由于荷尔蒙，以及各种各样的元素，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？所以在《芳华》这部小说里，我完成了自己对自己青春透彻的反思和批判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：《芳华》电影上映后，掀起一阵怀旧情怀。甚至还有读者去曾经的军区大院外，去感受旧时代的空气，试图寻找一些往日的痕迹。作为一个作家，当你用文学将那段生命经验、感悟表达出来以后，形成艺术形式之后，是不是内心就放下了？

严歌苓：我这一代的年轻人，在青春成长时期，经历了很多大事件的发生。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，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很独特。我想，以后再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的青春了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，值得更多的书写和表达。但迄今为止，还从来没有被写透过，被表达得远远不够。我总觉得，要更多地写出来，让更多的当代年轻人知道和了解，这样我们当初才不至于经历一场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